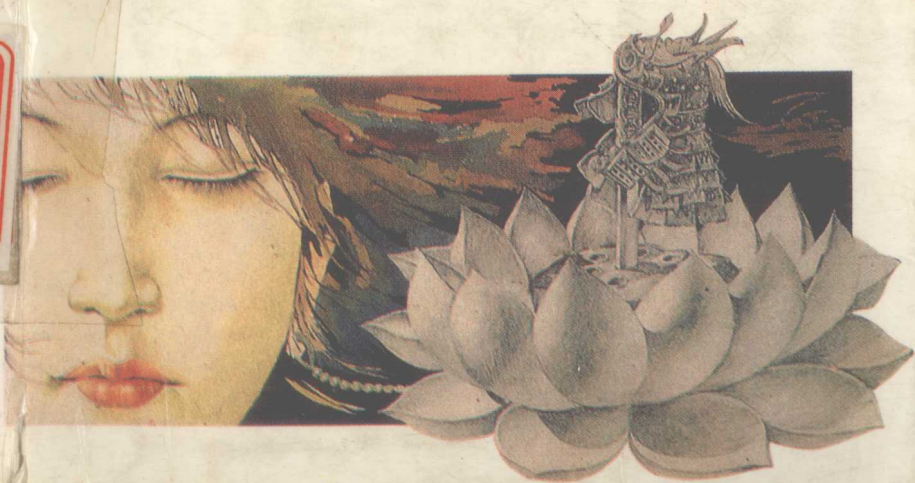


緣情
半生
一世

〔台湾〕林晓筠著



半生缘 一世情

〔台湾〕 林晓筠

(电视剧原编剧:王生善)

5
43511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鸿文

林晓筠感性系列(3)

半生缘一世情

台湾 林晓筠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京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 万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5354-0868-0/I·723

定价：4.4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凄婉悱恻、催人泪下的爱情、亲情故事。背景年代已有些久远，却是台湾言情小说首选作家林晓筠新近据电视剧本改写的一部感性力作。（电视剧已由两岸合拍，即将在中央及地方陆续播映。）

师大女生李秀如与郭世豪伉俪三年，无奈李氏不能生育，在郭家备受欺凌，郭世豪懦弱自私、两度纳妾，后来又听信诬陷，认定李秀如“红杏出墙”，致其几死于家族私刑。

夫妻离异、背污出境，李秀如心如止水。谁知缘已尽，情未了；后来的她，居然又与郭世豪梅开二度，再结连理，并担起抚养儿女（小老婆所生），侍奉婆母的重任……

是奉献？是同情？是屈服？还是爱的执着，爱的深沉？

读者诸君，不妨拭目。



1

民国二十年初，秋末。

绵亘的群山，蜿蜒起伏的长城——中国北方的原野景色尽收眼底，昌平县，一个中国北方的重镇。鹅卵石街道将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形形色色的货栈、售摊以及五行八作的门市、房屋连缀起来。

郭家是此地的名门望族，本县的首富，从郭家那气派不凡的门楼便可见出端倪。郭家的庭院里砌有假山、喷泉，虽然已近暮秋，园中依然还有几许残红的痕迹。

郭世豪走人庭园，穿过回廊，进到庄重、古朴又相当阔绰的客厅，蓦地，他听到由边厅他和秀如的房里所传出来的叫骂声，他不由得加快脚步。

而在秀如的卧室中，正有一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战争在进行。这卧室就如同秀如的人般——淡雅、朴素，但是又非常的有个性。即使是面对像她婆婆这般气质威严又不失高贵的老太太，她也毫无惧色。

郭母满脸愠色，虎视眈眈的盯住媳妇，媳妇愈是理直气壮，她就愈是怒火中烧，人人夸她的媳妇秀外慧中，外柔内刚，是个时代新女性，但是一个不会生育的新女性对他们郭家没有一点用处。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卧室里又传出郭母的声音。

“不！不！不！”秀如倔强的喊道，从卧室冲进了客厅，与从客厅要冲向卧室的世豪碰个正着。

“秀如！”世豪了解又难过的说。

“世豪！”秀如哭着扑进了世豪的怀里。

郭母跟着进了客厅，看到这种场面，她冷冷的对着儿子说：“世豪！你劝劝她！”

“秀如。”他拍着妻子的背：“你不要急啊，妈在气头上，一切都好商量，一切好商量嘛，你听我说——”

“不！不！不！”她猛然的推开了丈夫。“我不要听！世豪，你去做你母亲的乖儿子，你去做你们郭家的大少爷吧！你不要管我！”

“秀如——”

不顾世豪的拦阻，她转身朝走廊奔去，朝自己的卧室跑，那是她的避难所，她逃避伤害的地方。世豪跟了去，在秀如拴上门之前硬是挤进了房里，夫妻两人面面相觑，无语问苍天的样子。

“秀如。”

她不语，只是含泪的看着丈夫。

“秀如！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世豪！你让我太失望了。”她寒心的口气和表情。

“秀如！妈是在气头上，过些时候她就会好的。”

“我并不怪妈，他们做长辈的有他们做长辈的想法和看法，可是你……”她灰心的摇头。“你变了，自从我们结婚以后，你完全的变了。”

郭世豪无力的朝椅上一坐，任由她指责。

“世豪！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你曾经说过，在某些方面我并不像个女孩子。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我从来都不后悔，我也从来不会有半点抱怨，我想着：总有一天你会振作起来，你会做出一番事业，我自己选择的丈夫，我不会错的，你仍然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你应该是我可以托以终身的人，可是——一年、两年、三年，我等了三年了，你……”

“秀如！请相信我，我会打起精神，我会做出一番事业，我会对得起你的。”

“世豪！我信得过你，在这个时候，在我的面前，你确实是有这个志向，你也有这个决心，可是出了这个门呢？”她指了指房门，一副对丈夫知之甚深的样子。“你的意志马上就软弱了。”

“秀如。”他惭愧的低下头。

“我们结婚三年，我是没有给你生下一男半女的，但是这种情形你心里明白，你能怨得了我吗？”

“我——我——”

秀如愤愤的道：“只有皇帝才三宫六院，只有土财主才三妻四妾，我不希望你做皇帝，做土财主，我只希望你做一个有为的青年。”

他一把抓住妻子的手。“我何尝不想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敢和你妈争辩？”

“我？我——”他摇头叹气。

她赌气的拉开他的手：“我最见不得你这副样子。”

“好！”他一股气上来。“我这就去和我妈争！”

“世豪……”她轻唤。

郭世豪已大步的走出她的卧房。

大厅中此时已聚集了不少的人，郭世豪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被愤怒的郭母掴了一耳光。

“妈？！”捂着脸的郭世豪一脸的错愕。

“老伴儿。”郭得超劝着自己太太。“别生气。”

“舅妈。”张道生和洪碧英夫妇也同时的出声打圆场

道。

而郭母则是一脸强硬和唯我独尊的表情。“我逼她？！是在逼她吗？你翅膀还没有长硬，就已经会先护着你的媳妇，帮着她来派我的不是！”她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三年了，她都过门三年了，我跟你爹是早上等，晚上等，等了三年了，她连个孩子都没有生下，你这个没有心肝的畜生，红口白牙的竟敢瞪着眼睛说瞎话，说我是在逼她？”

“妈，我——”

“好啦！舅妈。”道生做作的说：“您也别生这个气了，表弟和表弟妹是新派人物嘛！”

“是啊！”碧英附和丈夫。“他们是新派人物，是洋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表弟和表弟妹可亲热着啦，谁像我跟我们道生啊，一直到洞房花烛夜的那晚上，我才看清楚他那副德性。”

“行啦行啦！”郭母不耐烦的道：“道生！明天领轿子到李家庄，把亲家和亲家母接来。”

“妈！”世豪为难的叫道，但是又不敢公然的和他母亲唱反调。

“碧英！你顺便替我把媒婆找来。”

“妈！”

“老伴儿。”

“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郭母独裁者的口气道：

“这个家现在是我在做主，你们就得听我的。世豪！”她看着儿子。“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冷酷无情，要怪秀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妈！”

“什么都别说了，一切由妈作主。”她严肃的看看大家。“我不会容忍秀如的反抗，你们大家想想，我也是为了郭家的香火在着想，如果不是秀如不能生育，我会替世豪纳妾吗？”

众人无言。

“你们也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郭母威严的看着大家。“我不能让郭家的香火断在世豪的身上，你们能懂得最好，不能懂也就算了，总之世豪是纳妾纳定了，不管谁来说都没有用。”

郭世豪不再和母亲争辩，他望向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只是无奈的笑笑，好像他一点都帮不上儿子的忙。世豪苦涩的低下头，他真的已经败在封建传统下了吗？

* * *

两顶轿子在山野之中穿行，李父李母无心观看一路的秀色，只是急切的盼望能快些到郭家；路程总有一个终点，虽然一颗心七上八下，最后终于到了郭家的门楼前。

“请。”张道生殷勤的说。

李家夫妇从轿里走出来，一起走进门楼。

郭得超、郭母、碧英、世豪、秀如、来喜及一些郭家的家丁、婢女全都迎出客厅，一副欢迎的模样，接着是寒暄的场面。

秀如诧异的望着她的父母：“爹、妈，你们怎么这么闲着？”

强压住怒火，李父看着女儿。“怎么？你还不知道，不是你婆婆打发道生请我们来的吗？”

“哦？”秀如吃惊的扫视了四周的人，表明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李父终于按捺不住：“亲家母，我这个读书人嘴直，凡事都得站着个理，你既然想我们说服我国女同意给世豪纳妾，总该告诉她一声，她从小到大，还没有谁这么欺负过她。”

“亲家公。”郭母不甘示弱的扬声道：“你怎么这么说呢？欺负你的闺女？我这个做婆婆的哪一点欺负了你的闺女？自从她过门以来，吃的、穿的，哪一样我不是将最好的挑给她？哪件事我不是把她搁在前头？”

“老伴儿。”郭得超用眼神向妻子示意。

“哼！不稀罕！”李父的脸色难看。“我李家虽然赶不上你们郭家的财势，可是咱们也有房子有地，我国女做一辈子老姑娘，我还养得起她。”

“秀如的爹！”李母怕场面弄僵，出声打圆场。

“可是你知道的，你们闺女过门已经三年了，没有给我们郭家生下一男半女——”

“你们郭家三代都是单传，你儿子命里注定要中年得子，你们怎么怪起我们秀如？你怎么怪得上我们的闺女！”李父理直气壮。

“亲家公，我给我儿子娶妾，是我们郭家的家务事，我特地请你亲家过来商量，我是看得起你，我是给你们面子，你既然不受抬举，你从头到尾给我吹胡子瞪眼，告诉你，我见得多了，我不吃这一套，姓李的，你可听清楚了，你闺女不点头，我要给我儿子娶妾，你不答应我也要给我儿子迎亲，谁也挡不住我！”

“亲家母！你居然说这种话？”

“我就是这个意思！”

李父气得双手发抖。“你欺人太甚了！我闺女和你儿子结为夫妇，是他们自己作的主，是他们自己定的亲，这会成亲才不过三年，并没有过了五载，你怎么就能断定我的闺女一辈子都不会生儿育女呢？”

“老伴儿！”

“等过五载再来断定，我后悔都来不及了。”

秀如和世豪互望了一眼，秀如的眼神哀怨，世豪则充满了歉意。

“老伴儿！亲家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三年

都等过了，再等上一、两年的，也不要紧哪！”

“妈！”世豪站在自己的岳父这边。

“谁都不要再说了，亲家公，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郭母一副一意孤行的样子。“下个月我就要把赵家的姑娘迎了过来。”

“什么？你说什么？”李父怒不可抑。

“我亲事已经订下来了！”

“亲家母！你太欺负我，你太欺负我们闺女了，你要让我闺女一辈子受委屈，一辈子也不得安稳啊？有我这个做爹的在，我不能让我的闺女受委屈。”李父一脸绝不妥协的样子。

“那你想怎样？”郭母冷冷的说。

“既然你把事情做得那么绝，那我也做个一了百了的绝事来给你看，今天当着你们亲家公亲家母的面，我亲手把她给治死，我要把她打死在你们郭家，我要她死在她的公婆面前！”李父气愤不已，目光四望，见到一根棒子，随手抓起。

“秀如的爹！”李母拦道。

“亲家公！”郭得超也急了。

郭母则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秀如站了出来，眼中含泪，一脸的悲愤，世豪则护着她、拉着她。“秀如！爹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家丁和婢女个个想拦又不敢拦。

“秀如的爹，你想吓死我啊？你放下！快把棍子放下来，会出人命的！”

“亲家公！有话好说。”郭得超叹道。

秀如则跪在她爹的面前，无怨无尤的看着她爹。

“秀如！做爹的不要你受委屈，不要你心里有所抱怨……这个世上留不下你了，这个郭家……容不下我的闺女了。”李父老泪纵横。

“爹……”

“秀如……”李父举起棒子欲打。

“亲家公！”郭得超喝止道。

“爹！”世豪也双腿一弯的跪在他岳父的面前。“你要打就打我好了，这不是秀如一个人的错，不能全怪她，请你打我，我来替秀如挨这一顿打。”

“世豪！”郭母走过去要拉起儿子。“你昏了头，想不开啊？给我站远一点！”

“妈！”

“爹！你打吧！”秀如平静的声音。“你打死我好了！我不会怪你的！”

李父吸了吸鼻子，突然的放下木棒，他悲伤的拉起跪在地上的女儿。“秀如！我的闺女！”

“爹！”父女相拥而泣。

“秀如！”李母也泣不成声。

“妈！”

“秀如！我苦命的孩子！”

众人看了这场面都不胜唏嘘；奈何中国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和传统过不去的人自然不太能见于社会或保守的大家庭中。

“爹、妈，是女儿不孝，女儿的罪过，连累了您两位老人家，如果你们不怕邻里说话的话，你们肯收留我吗？肯收留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吗？”

“秀如！”李母不解。“你要——”

秀如不再哭泣，相反的，她很坚强的看着众人。“我要回去，我跟您回娘家去！”

“秀如！你不能走！”世豪恐惧的说：“你怎么能丢下我自己走了呢？”

“世豪，我的性情你很清楚，我待不下去了，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秀如心凉透了的说：“你有你的前途，你有你的希望，我们夫妻一场，缘份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你要自己——”

“秀如！”

“爹、妈，来喜，我们——我们走吧！”李家的四人要朝大门走去。

突然的，郭母威严的出声：“站住！秀如！你给我回来！”

四个人站住，缓缓的回过头。

“秀如！你休想走出我们郭家，郭家只有抬出去的儿媳妇，没有走出去的少奶奶。”郭母看了看大家。“这件事暂时的到此为止，不过还没有完，我们郭家一定要有继承香火的子孙！”

稍后在秀如的卧室中，她心碎的看着她的丈夫。“世豪！你真的无能为力吗？”

郭世豪也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不敢大声的为自己的妻子说话，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但是他又怕他如果和母亲唱反调，别人会说他不孝；毕竟郭家三代单传，他有责任要让郭家的香火不断……

“如果你真的无能为力，为什么不让我走呢？”

“秀如！我爱你啊！”

“但是你又不能——”

“秀如！”他终于爆发。“你到底希望我怎样？带着你一走了之吗？和我妈断绝母子的情份吗？我妈或许毫不讲理，或许独断独行，但她也是为了郭家啊！她有她的责任，她要郭家的香火——”

“那你就该让我走。”秀如平淡的说。

“我不能让你走！”

“那你要把我置于何地？”秀如问着他：“要我以后受人嘲笑？看别人的脸色吗？你妈如果有了新媳妇和孙子，我的日子会更不好过，你知不知道？”

“秀如！事情还没有个一定！”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我会想办法。”世豪承诺。

“我能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吗？”

郭世豪无言可对，他可以承诺吗？明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改变传统，不可能说服他的母亲，这就是个如此这般的社会和环境。

他能改变什么？

没有勇气再面对秀如，他黯然的走出她的卧室。

秀如看着自己丈夫的背影，她又悄悄的掉下了泪。

* * *

媒婆提着大包小袋的东西来到了赵家。

赵家是典型的乡下人家，屋内的摆设，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对谈成这桩亲事，媒婆有十成十的把握。

赵父和赵母同媒婆团团的围坐在土炕上，炕上的方桌摆着瓜果、核桃。赵父不时的咳嗽几声，显然有着不轻的肺病。对媒婆的来访，他又忧又喜。

赵大海手拿小锤，在炕沿上砸核桃吃；他是个行为粗鲁、性情暴躁、品行不端的混混。

媒婆叼着大烟袋夸张的说：“我大老远来，可都是为了美娟好，刚才不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自己去衡量衡量，好好想想。”